讀書偶識

饋食記有司徹壺于房中西墉下士虞禮主婦洗足爵于房中而洗在北

堂直室東北隅是置洗之處乃房與北堂之界由是言

之則房突視室也

殷屋之制大室左右爲房堂房堂外爲東西外堂其于

南北占堂三分之一人臣爲夏屋無房堂是三分去一

也其制北堂兩夾南堂兩夾南堂之北北堂兩夾之中

爲室故尙書大傳特著有室之文大傳所言云燕者言

人君之大室在房堂之限今既無之疑室亦從而無故

特明之曰有室也人臣又無重堂之制若是則夏屋之

制二堂五室也士堂廣陜之制戶西容一筵士大夫宮室之制咸有東西房而室居中戴吉士震說之如此宋李如圭釋宮當疑鄭君東房西室之說呂經記攷之有西房者爲優說見下若是則戶西爲堂東西之中也房戶閒容二尊一筵士冠庶子之禮見士冠禮經房東容尊見士昏禮尊禁廣二尺四寸士筵長七尺戶博四尺計戶西爲堂東西之中則自中已東半筵三尺五寸室戶四尺兩尊四尺八寸筵七尺房戶四尺尊二尺四寸共二丈五尺七寸筵末又須有升降之地約三尺許近三丈倍之則六丈依尚書大傳差之諸侯之士當堂廣十筵九尺之筵三分其廣已二爲兩序閒則六丈與此

數叶又案士亦有依見士虞禮疑設尊依壁設席少南也室戶盡闕房戶東容一戶房戶閒丈二尺二寸五席去壁四尺尊南卻筵末亦足升降鄉飲酒禮之堂蓋準天子元士之制賓筵在戶牖之閒其西有三賓筵筵又不屬計筵九尺則二十七尺筵末升降之地約三尺不屬又當閒數尺適三丈餘又賓半筵四尺五寸四丈餘矣若依鄭若無西房則室戶西西序東有四丈餘則室中大廣與少牢饋食注室中迫狹不合約四丈餘倍之為八丈餘元士之制序閒十二丈故足容之也若依三丈為雉之說則元士堂廣九丈序閒六丈不足已容此此又可定雉之廣陝矣

天子之元士則諸侯之卿大夫也故其制同

鄉射記注五架之屋正中曰棟次曰楣前曰庋疏中存為棟棟

前一架為楣前接檐為庪 楣

士昏經賓升西階當阿注今文阿為庪勛案屋四注曰四阿西京賦珊瑚碧樹周阿而生古詩阿閣三重階尚書中候鳳皇巢于阿閣閣已解見上阿閣之即庪阿閣者阿閣也言是攷之阿即庪為楣為接檐之棟也即言士昏禮徵之先當楣內致命後進至楣下授雁楹閒于非亦便又言聘禮徵之當楣致命授玉中堂東楹之閒徵致命入堂淺此致命入堂淺者言納采皆聽之命事有漸也庪之與阿古聲類相近

說文廇中庭也廣雅甍謂之甑釋名屋脊謂之甍言是攷之則屋脊為甑矣廇甑古字通用屋脊中于堂又

爲庭中則自屋脊以北至于北垣及以南至于南垣其
修一也攷工記堂上度以筵宮中度以尋觀堂廣之
數筵取三尺以爲堂脩後左右則宮中必可尋計準明
堂之制門戺堂三之二則中寢內寢亦不可減于三之
二也如此則宮中之廣修可定矣計天子堂方五十筵
四十五丈筵取三尺以爲脩後脩七十五尺後七十五尺合堂修凡六百
尺五寢之修三取其二各四百尺中爲一寢四偶爲四
寢則五寢南北占地于二百尺庭之修擬五寢于二百尺加堂
脩七十五尺凡于二百七十五尺合堂脩爲步二百十二半公侯堂方

四十筵三十六丈筵取三尺以爲㟁後㟁六十尺後六十尺合堂修四百八十尺中寢後寢各三之二各三百二十尺庭覜北廉以北七百尺爲步百十六畸四尺伯子男堂方三十筵二十七丈筵取三尺以爲㟁後㟁四十五尺後四十五尺合堂修三百六十尺中寢後寢各三之二各二百四十尺庭覜北廉以北五百二十五尺爲步八十七半人君與臣下射于寢侯道九十弓弓六尺今伯子男之庭不及二步半者以物當楣楣㟁向有三步畸四尺五寸足以容之也小國之堂方二十筵十八丈依灋計之則庭深三百五十尺爲步五十八畸二尺足容五

十弓之侯道鄉射之庭蓋準之也元士夏屋之制深三分去一不能容五十弓之侯道故人臣無燕射于寢之禮也

天子路寢之庭與六寢等修路門外與北宮內等修路門外三門門五十步二朝朝百步凡三百五十步后正宮六百尺與路寢等五宮其深千二百尺與五寢等路門三百尺（路寢堂四百五十尺門三之二故三百）后北宮門與之等北宮其二千一百尺爲步三百五十故亦與路門外等也

禮器天子龍卷（釋文卷本又作衮今注疏本作衮即陸氏所見之别本也）諸侯黼大

夫黻玉藻唯君有黼裘以誓省詩采菽玄袞及黼終南詩黻衣繡裳孔氏說禮器已爲夏殷制熊氏已爲皆周制據鄭義周始已龍爲諸章之首則禮器言龍卷非夏殷制明矣終南別言繡裳則黻必當是衣古者衣裘同色有黼裘自應有黼衣勛謂卷之言捲也凡物卷之則圜如冠卷書卷皆圜是已天子大裘之衣畫日月五星北斗四象各依其時攷工記龍鳥獸蛇雜四時五色之位以章之今記文奪一龍字蓋已上文水以龍緟龍字古緟字輒作二故易奪也春秋合誠圖大帝冠五彩衣青衣黑下裳抱日月日在上月在

下黄色正方居日側名曰五光御覽七十六引論衡語增篇服五采畫日月星辰郊特牲祭之日王被卷以象天皆其事也皆先于衣上畫大圜而後畫日月星辰其中所謂卷也其袞冕已下則元衣白圜地而畫九章其中所謂龍卷也諸侯下于天子元衣上畫白斧名之曰黼故攷工記曰白與黑謂之黼于黼中已赤畫諸章赤與白謂之章故曰龍章六命及諸侯大夫又下于人君于元衣上畫兩已相背形其中青故曰黑與青謂之黻爾雅曰黻衮也于黻中畫赤章青與赤謂之文故曰不顧人之

文繡也文謂黻衣繡謂裳八命六命四命二命其章皆即已八六四二爲等殺故與命曰車服各視其命之數左氏春秋有再命之服諸侯各兼其下命之服故唐風曰豈曰無衣七兮豈曰無衣六兮秦風曰黻衣繡裳十二章一曰日二曰月三曰星四曰辰五曰山六曰龍攷工記水以龍則龍表水七曰彝杜氏及僞孔氏已爲艸木之彝是八曰蟲謂鱗羽倮毛介周尙赤南方夏夏蟲羽故畫鷩九曰宗謂宮廟十曰彝周禮有鳥彝雞彝斝彝黃彝虎彝蜼彝馬季長尙書注宗彝虎也十一曰

璪說文璪玉飾如水藻之文虞書曰璪火粉米[illegible]是
藉玉之璪十二曰火九章者曰袞冕自龍始說文袞天
子享先王卷龍 句 繡于下常幅 句 一龍蟠阿上鄉从衣
从台 按豳風毛傳袞衣卷龍衣也周官司服鄭仲師注袞卷龍衣也是卷龍乃袞衣之別名也繡于下常幅者謂袞冕之服其繡在下常幅也白虎通引傳云天子升龍諸侯降龍蟠阿上鄉者升龍也此明天子制故但言升龍言一龍者嫌衣服亦如旌旗交二龍故特明段若膺說文注于此失讀故正之 是巳七章
曰驚冕自蟲始五章曰毳冕自粉始王風毳衣如璊說
文璊玉䞓色也禾之赤苗謂之虋玉色如之也又毳衣
如菼菼璊皆艸木色也釋名毳冕毳芮也畫藻文于衣

象水艸之毳芮溫煖而絜也是毳衣爲畫艸木也四章自彝始曰希冕希讀如鳥獸希革之希鄭君注月令其蟲倮曰虎豹之屬恆淺毛希冕者謂畫虎其毛希疏而淺也三章自山始玉藻公侯佩山玄玉是山色元也左氏春秋晉侯請于王以黼冕命士會將中軍釋名黼冕黻紩也畫黻紩文采于衣蓋八六三二一皆名黻冕八章自璪本繡藉玉之璪謂女紅故成國謂畫黻紩文采于衣實繡也而成國言畫者古繡亦先需畫故言畫也若予黼衣黻裳者不茹葷非口不能味也服使之然也

又端衣玄裳絻而乘路者志不在于食葷大戴禮哀公黼黻衣大帶黼裳帝舜黃黼黻衣大帶黼裳尸子君天下者黼衣九種而堯大布引見御覽八十白虎通諡引書曰黼黻衣黃朱紱段若膺玉裁曰今文尚書布衆黃朱之異文顧命王麻冕黼裳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大保大史大宗皆麻冕彤裳鄭君尚書注蟻謂色玄也引見御覽六百八十八說文彤丹飾也勛謂顧命皆齋服黃帝至堯皆黼黻衣黼裳此上古之服周王卽㠯上古服爲齋服如緇布冠之比故王黼裳黼裳者必黼黻衣不言可知故畧

之形裳卽荀子之黼衣黻裳葢㠯丹飾亞文之邊故曰形裳蟻裳卽荀子之端衣元裳也布染黃朱當从今文作黼黻黃朱黼从甫得聲甫从父得聲𠂔亦从父得聲是其原同也黻本作亞卽𠂔字與綷中𢍰頗近弗或加糸作紼糸又近綷上下古書紼葢離糸而加弗于中故誤爲綷黼黻黃朱者謂㠯黼爲衣㠯黃飾斧文之邊卽大戴記黃黼黻衣也㠯黻爲裳㠯朱飾亞文之邊卽上文形裳也漢書韋孟諷諫詩黼衣朱黻卽用此經說今文云黼黻衣衣者衣裳之總名謂黼爲上衣而黻爲下

裳也與大戴記之黼黻衣異彼文下有黼裳則上異自
衣不包裳可知其衣蓋冓黼後黻斧文亞文之邉飾以
黄故曰黄黼黻其裳上斧文之邉蓋飾以朱如周制也
今文云黄朱紼者直謂黻刺耳毛詩斯干傳芾者天子
純朱諸侯黄朱即其證也顧命用齋服者以受重不純
用凶凡卺食嚮不歃酒食肉不茹葷是與齋無異故用
齋服也齋服之所以異朝祭之服者黼黻中無龍璪以
下之章耳上下衿元其

王制有虞氏養國老于上庠養庶老于下庠夏后氏養

國老于東序養庶老于西序殷人養國老于右學養庶老于左學周人養國老于東膠養庶老于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鄭君注四代相變或上西或上東或貴在國或貴在郊上庠右學大學也在西郊下庠左學小學也在國中王宮之東東序東膠亦大學在國中王宮之東西序虞庠亦小學在西郊尋鄭君之意謂虞商貴在郊故大學在郊夏周貴在國故大學在國上右爲西下左爲東虞商上西夏周上東國中視郊爲東勛謂國中不當與郊相爲東西記言虞庠在國之西郊者單舉虞庠

吕包上文非謂虞庠在郊而東膠在國也且言上下言東西言左右明在一処則東膠虞庠亦不宜在二処亦不吕上下左右東西分大小此記所言皆大學也

王制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天子曰辟廱諸侯曰頖宮鄭君注此小學大學殷之制勛謂詩曰于彼西雝雝卽大學亦在西郊此記亦周天子制

文王世子成均鄭君注董仲舒曰五帝名大學曰成均則虞庠近是也尋鄭君之意謂舜爲五帝虞庠在郊故謂虞庠卽成均吕成均爲小學也勛謂周官經大司樂

掌成均之灋司樂典學之官豈典其小者而遺其大者成均即辟雝大學也

文王世子東序瞽宗上庠鄭君注周立三代之學學書于有虞氏之學學舞于夏后氏之學學禮樂于殷之學鄉射禮鄭君注周立四代之學于國而又以有虞氏之庠爲鄉學祭義設四學鄭君注謂四郊之虞庠皇氏疏四郊皆有虞庠尋鄭君之意謂周立東膠虞庠東序瞽宗于國中爲大學又于四郊立虞庠爲小學也賈謂四代之學即四學也皆在成均皆爲大學皆在西郊何曰

知之周官經大司樂掌成均之灋而曰凡有道者有德
者使敎焉死則以爲樂祖祭于瞽宗是瞽宗在成均中
也瞽宗在成均則四代之學亦宜在成均續漢志注引
易傳大初篇大子旦入東學晝入南學莫入西學在中
央曰大學天子之所自學也又引學禮曰帝入東學上
親而貴仁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帝入南學上齒而貴
信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帝人大學承師而問道又引
孝經緯文侯傳曰大學者中學明堂之位也詳諸書所
言皆謂四學與大學同在一處祭義祀先賢于西學先

賢則周官經有道者有德者則西學即瞽宗也文王世子凡語于郊者語郊即大樂正論造士之事也論士壯大學而曰語于郊亦足以徵大學在郊矣論曲蓺則遠之于成均不从鄭讀又足以徵成均即大學大氏大學中學爲明堂之制攸魏文矦曰大學者中學明堂之位也東南爲膠膠爲南學東北爲序序爲東學西南爲瞽宗瞽宗爲西學西北爲虞庠虞庠爲北學膠亦名序故文王世子曰始之養也適東序言養老也內則曰周人養國老于東膠是膠亦名序也瞽宗亦名校校者教也殷名

左學右學學教本一字說文學斆重文郎故兒命曰學學中庠
校之制近膠序之制近經及記皆言鄉庠而左氏春
秋云鄉校是庠校可通稱也其制之異則虞氏之庠狀
如米廩故亦名米廩堂基東西廉各一壁而已校如庠
而後有室鄉射禮注序之制有堂有室卽校制已序則
徒有二序而已鄉射禮豫則鉤楹內注周禮豫作序序
無室是已膠則大備矣後有室左右有序孟子夏曰校
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學謂大學夏校殷序周
庠皆鄉學也定以虞庠爲鄉學庠校通名故曰校殷曰

夏序爲鄉學周曰商校爲鄉學左氏春秋僃鄉校是巳
庠校通名故亦曰鄉庠學記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術
即遂古字通用州學名序故周官經歳時以禮會民而
射于州序蓋鄉爲校州次之爲夏序黨又次之爲虞庠
此上下之等差也王制樂正崇四術立四敎謂詩書禮
樂也文王世子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注弦以絲播
詩此謂敎詩又冬讀書典書者詔之書在上庠此謂敎
書故王制曰冬夏敎以詩書文王世子秋學禮執禮者
詔之禮在瞽宗此謂敎禮又春夏學干戈此武舞也秋

冬學羽籥此文舞也皆于東序小樂正學干大胥贊之
籥師學戈籥師丞贊之此教武舞之師也周官經樂師
教國子小舞籥師教國子舞羽龡籥是文舞亦小樂正
籥師教之也此謂教舞之小者文王世子大樂正學舞
干戚周官經大司樂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以
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
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此謂教樂舞之大者文王
世子胥鼓南南一南合樂之詩樂文有升歌閒歌不偁
言者舉南吕包之也此謂教樂之聲也凡樂聲樂舞四

時皆敎之何㠯王制盧曰春秋敎禮樂葢所謂樂者盧謂誦樂歌文王世子春誦注誦謂歌樂是巳文王世子父師司成樂正司業尙書大傳大夫士七十致仕退老歸其鄉里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此鄉庠里塾之父師少師也若大學則宜㠯公卿爲之周官經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敎焉卽此司成也有大則有少可知樂正則周官經大司樂是也司業卽上文執禮典書者此大學師儒之官屬也文王世子凡學春官釋奠于其先師秋冬亦如之古者詩樂本一事春誦夏弦大師㠯春釋奠于

詩之先師杜瞽宗之中秋執禮之司業釋奠于執禮之
先師亦杜瞽宗冬典書之司業釋奠于典書之先師杜
上庠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春則合舞秋冬則合聲凡王
之大子羣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始
升于大學皆杜中春上丁之時夏小正二月丁亥萬用
入學傳丁亥者吉日也萬也者干戚舞也入學也者大
學也謂今時大舍采也周官經春入學舍采合舞月令
仲春之月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天子乃率三公九卿
諸侯大夫親往視之凡此皆謂每季學士新入學者也

故學記曰比年入學又曰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至秋則須學王制將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于大樂正大樂正以告于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不變王親視學周官經秋須學合聲月令曰季秋之月上丁命樂正入學習吹此皆謂須學也凡學士已壯大學三季必分別其善否學記所云中季考校也善者留之不帥教者移之郷遂屏之遠方入學壯中春須學壯季秋者葢中秋之月王命三公已下入學季秋王乃親視學也歲有入學者故歲有須學者

也既須學乃使九季大成者出學文王世子語于郊郎
出學事也出學則升于司馬學記未卜禘不視學禘夏
祭也王者時祭𠂇孟月孟夏禘當于季春卜之月令季
春之末擇吉日大合樂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
親往視之此卽學記視學之禮也文王世子凡大合樂
必遂養老言凡明非一蓋中春合舞季春大合樂季秋
合聲皆大合樂也言大明必有小凡春秋冬釋奠先師
之合樂皆爲小保傅篇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饋
之明春秋養老而冬夏不養老也則一歲凡三養老云

中秋之月三公已下入學又當養庶老焉月令孟春命樂正入學習舞此一歲習舞之初亦釋奠于其先師而合舞焉猶之大師及執禮者典書者各祭其先師也仲春仲丁命樂正入學習樂此一歲敎聲之初釋奠于先師而合聲焉與孟春習舞同也續漢志注引禮記大學志禮士大夫學于聖人善人祭于明堂其無位者祭于大學祭義祀先賢于西學周官經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敎焉死則以爲樂祖祭于瞽宗凡此三書所言實一事也學禮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卽目此祀先賢之禮矣

内則養國老于東膠學禮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卽其事矣月令孟冬之月大飲烝注十月農事畢天子諸侯與其羣臣飲酒于大學以正齒位謂之大飲別之于他其禮亾今天子以燕禮郡國以鄉飲酒禮代之烝謂有牲體爲俎也黨正職曰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亦謂此時也詩云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觵受福無疆是頌大飲之詩鄭注止此毛詩傳公堂學校也助謂大飲之禮卽學禮所云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者是扗大學中虞庠

行之何以知大飲為上貴而尊爵黨正飲酒于序正齒位一命齒于鄉再命齒于父族三命而不齒是上爵也此大飲亦同之月令季冬之月命樂師大合吹而罷王居明堂禮季冬命國為酒以合三族君子說小人樂此二書所言是一事也亦在大學知者以記文合樂及周官合舞皆在大學故知合吹亦在大學也學禮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目此禮矣計一歲天子三入學養老又祀先賢大飲烝大合吹凡六入學外又有承師問道之事卽所云天子入大學祭先聖齒凡為臣者不臣也大

初篇大子旦入東學就樂正學舞也晝入南學就司成諳說也春秋外傳士晝而講貫是巳莫入西學春夏就大師弦誦秋就執禮者學禮也不言夜者春秋外傳夜而計過無恨而後即安無事故不言不言入北學者冬則莫入北學就典書者讀書文不痡也凡壯大學者皆如此非獨大子也

周官經職事十有二十日學藝即士之子恆爲士者內則十年出就外傳學書計習幼儀曲禮人生十年日幼學是人生十季則就學也白虎通說八歲毀齒入學學

書計與記不同者葢自八歲至十歲皆可入小學也不八歲則識未開過十歲則已遲所學者書謂六書古之六書今無其書周宣王時有史籀今佚漢代有說文解字凡文字九千餘古六書之數不是過學僮日學十字辨其形攷其聲解說其詁訓三季可數計謂九數中之減并乘除用以計物數多少者若九數之全非十二歲僮子所能驟通當俟之十三至二十也幼儀謂灑埽應對進退以及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所言是也既習其儀又讀其文保傅曰古者八歲而出就外舍學小

執焉履小節焉小節謂幼儀小執謂書計此十二歲已下之所學也至十三歲則習小樂內則十三學樂誦詩舞勺是已古者樂有三等有升歌清廟者有升歌文王者有升歌鹿鳴者升歌鹿鳴則笙奏南陔白華華黍閒歌魚麗由庚南有嘉魚崇丘南山有臺由儀合關雎葛覃卷耳鵲巢采蘩采蘋管新宮三終舞勺十三所習之樂瑟也所誦之詩鹿鳴至勺也勺大武之一終習二季而舞成乃入鄉學季十五矣十五而書計幼儀小樂不成者歸之于農十五入鄉庠則習中樂與射御內則成

童舞象學射御是已中樂升歌文王大明緜簫詠鹿鳴之三閒歌缺合關雎管三象舞大武十五亦學其樂誦其詩舞其舞內則單舉象者舉一以包其餘也習中樂及射御早者三季而成季十八故尙書大傳十八入大學遲者五季故內則二十而冠始學禮舞大夏尙書大傳言十五入小學者鄉庠對國學爲小也保傅束髮入大學白虎通說十五入大學鄉學對里塾爲大也其二十習中樂射御不成者歸之于農其攷之也以射故鄉大夫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及所云以射選士皆鄉

庠升秀士之禮也及入大學則習詩書禮樂四術九年
乃成未成僮曰將仍當習幼儀成僮曰後習士禮及鄉
禮兼誦其文保傅曰束髮入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
大藝謂射御大節謂士禮鄉禮內則云二十始學禮謂
凡禮皆學也非謂二十曰將不學禮也此學藝人入學
之終始也農民之子有學藝如士子者亦同此濾農民
之子不學藝者亦十歲入小學學書計幼儀十三始任
樵牧之事至冬亦就學尙書大傳新穀已入穫鉏已臧
歲事已畢餘子皆入學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傅農

事所學亦禮樂射御詩書之事凡民之能孝友睦婣任卹者謂之有行有行者必有德有德行者謂之賢凡民之知禮樂射御書數及詩書者謂之有學有學者必有道有道藝者謂之能凡民自四十已至二十族師閭胥皆于月吉書其有行有學者至于三季行益進而無缺陷學益進而無荒廢已其名上之黨正黨正又如是書之三季州長攷之又三季鄉大夫攷而興之凡九季亦猶在大學者九季大成也四十而始書于族閭者五十而仕彼猶予曰古者匹夫五十而士見大畧篇注言內則四十而士疑之

非也書能者止于四十何弖知之孔子曰年四十而不見異焉其終也已曾子曰三十四十之閒而無藝卽無藝矣見大戴禮記射御書數詩書禮樂皆藝也故知書能者止于四十也書賢者止于五十何弖知之孔子曰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曾子曰五十而不以善聞則無聞矣見大戴禮記孝友睦婣任卹徵敏皆善也故知書賢止五十也其五十弖至七十而有善者則寵之爲命民七十弖上不命何弖知之尚書大傳古之帝王必有命民民能敬長憐孤取舍好讓舉事力者命于其君

得命然後得乘飾車駢馬衣文錦鄭注云居士錦帶未得命者不得衣不得乘乘衣有罰庶人木車單馬衣布帛韓詩外傳畧同曾子曰七十而無德雖有微過亦可勉矣見大戴禮記盧弓父文弨曰勉與免同敬長憐孤取舍好讓舉事力卽孝友睦婣任卹敬敏之事善與惪皆卽此也其五十㠯善聞者故應仕之不當靡寵之爲命民也故知命民謂五十㠯上也微過者謂少有過人處也勉謂免而不命也㠯此故知七十㠯上不命其或四十㠯上惪行超卓自在聘名士禮賢者之條非此限也何㠯知族師閭胥書有學行者

周官經族師月吉屬民讀灋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春秋祭酺亦如之閭胥凡春秋之役政喪紀之數聚眾庶書其敬敏任卹者凡孝弟睦婣任卹皆行也故周官經六行孝友睦婣任卹故知族師閭胥書有學行者也何㠯知族師書之三秊升于黨正也周官經黨正正歲屬民讀灋書其德行道藝藝即有學者故知黨正亦書之也何㠯知必三秊也㠯周灋鄉州每三年大比虞書三載考績學記中年考校凡人之學行必三秊始可進退之也敬敏閭胥書之黨正職何㠯不言也周官經以三

德教國子二曰敏德是敏亦惪也左氏春秋傳敬德之輿也是敬亦惪也黨正言書其德行是已言之也何已族閭分言孝弟睦婣敬敏任卹而黨正統言惪行也族閭必細書其善行本末故分屬之八科也黨正則總爲惪行之科也有學者何已不分言禮樂射御書數詩書已詩書六藝徒有其一不足升于黨故統言之也何已知州長攷之也周官經州長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灋以攷其德行道藝又鄉大夫正月之吉受教灋于司徒退而頒之于其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以攷其

德行察其道藝以歲時入其書州長即鄉吏也入其書于鄉大夫故知州長攷而升之鄉也何以知鄉大夫攷而興之也周官經鄉大夫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以禮禮賓之厥明獻賢能之書于王故知鄉大夫攷而興之也此賢能之終始也王制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秀士之不升于司徒者皆歸于農又司徒論選士之秀者升之學曰俊士不升之選士司徒自辟爲吏及鄉州之小吏又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造士亦士名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此即語郊之

禮也已成爲進士司馬辨論官材其不成者則有郊人亦論之爲官如醫師卜正大祝司右大馭之屬所謂曲蓺也論語謂之小道其不成爲郊人者諸官長皆得辟除爲吏

射義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于天子天子試之于射宮其容體比于禮其節比于樂而中多者得與于祭其容體不比于禮其節不比于樂而中少者不得與于祭數與于祭而君有慶數不與于祭而君有讓數有慶而益地數有讓而削地又天子將祭必先習射于澤

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于澤而后射于射宮射中者得與于祭不中者不得與于祭不得與于祭者有讓削以地得與于祭者有慶益以地進爵絀地是也尚書大傳古者諸侯之于天子也三年一貢士天子命與諸侯輔助爲政所以通賢也共治示不獨專重民之至大國舉三人次國舉二人小國舉一人一適謂之攸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有功者天子一賜以車服弓矢再賜以鬯三賜以虎賁百人號曰命諸侯命諸侯得專征者鄰國有臣弒其君孼代其宗者就請于天子

征之而歸其地于天子可也有不貢士謂之不率正者天子絀之一不適謂之過再不適謂之敖三不適謂之誣誣者則絀之一絀少絀㠯爵再絀少絀㠯地三絀而爵地畢也漢書古者諸侯貢士壹適謂之好悳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迺加九錫不貢士壹則黜爵再則黜地三黜而爵地畢矣大戴禮記諸侯內貢于天子斅地實也是已不至必誅諸侯相見鄉爲介㠯其教士畢行使仁守會朝于天子天子㠯歲二月爲壇于東郊建五色設五兵具五味陳六律品奏五聲聽明教置離

抗大侯覲爲壁物九卿佐三公三公佐天子天子踐位諸侯各以其屬就位乃升諸侯之敎士敎士執弓挾矢揖讓而升履物以射其心端色容正時以𢿱伎時有慶以地不時有讓以地攷工記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樂記散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助說諸侯有一歲一見者二歲一見者三歲一見者四歲一見者五歲一見者六歲一見者而貢士率以三歲諸侯或春見或夏見或秋見或冬見而貢士率以春是不盡諸侯率之也小行人令諸侯春入貢秋獻功蓋

每年之春諸侯使人入貢至三季則貢士與入貢者並
行故謂之貢士猶漢之與計偕者也黨其歲諸侯自入
貢則率貢士已行也其射之禮即大射諸侯大射儀今
見存末言公入鶩言入明不在國但言賜鍾人于門內
霤似非壇也或者爲壝壝宮棘門亦有門霤之處不則
大戴記有闕文射義兩言射宮或者爲宮于東郊而非
壇也知必在郊者已樂記郊射之文定之學亦在郊知
郊射非在學者周官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射與學對
明非學也學在西郊則射自在東郊故知大戴記東郊

之文不駮也知必曰春者曰小行人諸侯春入貢攷工
記春以功不从鄭讀之文知之故知大戴記歲二月之文不
駮也天子一歲祭事甚多惟春秋曰射擇士其餘率曰
春秋所擇者與祭也知秋亦擇士者周官經有秋合諸
射之文故知之也春所擇者諸侯之貢士秋所擇者國
子將郊亦擇士是又在春秋之外疑所擇者畿內之貢
士鄉遂之秀士賢能也其有位之羣臣則已擇皆與周
官司裘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則共
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共麋侯皆設其鵠是天子至大夫

皆有大射擇士之禮諸侯之下大夫食一個亦君其民故得擇士士無大射者卑不得擇士也天子擇諸侯之貢士使之入大學學四術知者以大戴記言時以數伎時是也是則也猶書大傳之言適矣故下文言時有慶以地不時有讓以地也射既可擇而猶云數伎則伎必禮樂矣伎即執六藝惟禮樂亞于射耳入大學學成爵之歸之于其國曷以明之大戴記方夏三月爵士之有慶者七人以成夏事是天子爵之也尚書大傳天子命與諸侯輔政是仍歸其國也諸侯貢士不適者十五歲

而爵地毀紬諸侯不貢士者九歲而爵地毀紬諸侯以貢士紬陟貢士之適不適以射故曰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

射義天子將祭必先習射于澤已射于澤而后射于射宮周官經澤共射椹質之弓矢尙書大傳凡祭取餘獲陳于澤然後卿大夫士相與射也命中者雖不中取也命不中者雖中不取也何以也所以貴揖讓之取而賤勇力之取也今之取也于澤宮揖讓之取也勛謂此卽饁獸之禮周官經中冬大閱致禽饁獸于郊入獻禽以

享烝又師田致禽于虞中及郊饁獸舍奠于祖禰乃斂禽饁獸于郊則澤在郊可知疑在北郊也

王制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大戴禮記六徵既成已觀九用九用既立一曰取平仁而有慮者二曰取慈惠而有理者三曰取直質而忠正者四曰取順直而察聽者五曰取臨事而絜正者六曰取慎察而絜廉者七曰取好謀而知務者八曰取接給而廣中者九曰取猛毅而度斷者此之謂九用也平仁而有慮者使是治國家而長百姓慈

惠而有理者使是長鄉邑而治父子直質而忠正者使是莅百官而察善否順直而察聽者使是長民之獄訟出納辭令臨事而絜正者使是守內臧而治出入慎察而絜廉者使是分財臨貨主賞賜好謀而知務者使是治壤地而長百工接給而廣中者使是治諸侯而待賓客猛毅而度斷者使是治軍事爲邊竟因方而用此之謂官能也勛謂九用卽辨論官材之濟也治國家長百姓者周官大宰之職也長鄉邑治父子者司徒鄉遂之官主教者也莅百官察善否者內史主吏治者也長民

之獄訟者司寇主刑者也守內藏治出入者大府司會主財貨者也分財臨貨主賓賜者廩人主廩祿者也治壤地長百工者司空后稷主工農者也治諸侯待賓客者大行人掌客知禮樂者也治軍事為邊竟者司馬主兵者也凡此九用士當入學時卽各有所志故學記一年視離經辨志而孔子與弟子言志子路以軍旅對則治軍事為邊竟之志也冉有以足民對則長鄉邑治父子之志也公西華以禮樂對則治諸侯待賓客之志也它日孔子對孟武伯亦言子路可使治賦冉有可使為

宰公西華可使與賓客言也可見古之學者雖同習詩書禮樂而各趨其志已有成如此若武伯所問之仁卽此記所言平仁而有慮者王左之才惟顏子可以當之九用之外又有祝史射御醫卜巫及論力者如司右虎賁之屬所謂曲藝也皆不貳事不移官

鄉射記凡侯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凡畫者丹質又君國中射則皮樹中以翿旌獲白羽與朱羽糅于郊則閭中以旌獲于竟則虎中龍旜大夫兕中各以其物獲士鹿中翿

旌以獲惟君有射于國中其餘否燕禮若射如鄉射之儀勛謂諸侯已上燕射同鄉射大夫已下無燕射大夫士鄉射皆長民之官與其鄉之人射也國君之于郊者澤中與其國人射也于竟者巡行國中與竟內之士射于庠序之中也燕射則與羣臣射于寢即國中射也大夫已下寢中陝不容射故無國中射也

讀書偶識八

新化鄒漢勛叔績

小記祖遷于上宗易于下尊祖故敬宗敬宗所以尊祖禰也又庶子不祭禰者明其宗也庶子不祭祖者明其宗也白虎通義宗者何謂也宗尊也爲先祖主也呂是攷之則立宗爲祭先闕○下曰先王立有宗法大夫士之法也大小宗見儀禮喪服經傳大宗姑弗論繼禰者爲小宗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大傳小記所言之所謂繼禰者庶子之適子主祭庶子而兄弟宗之者也是爲

繼禰之小宗適又生適庶子乃其祖主祭焉而從兄弟宗之是爲繼祖之小宗適又生適庶子乃其曾祖主祭焉而再從兄弟宗之是爲繼曾祖之小宗適又生適庶子乃其高祖主祭焉而三從兄弟宗之是爲繼高祖小宗適又生適子庶子親盡不祭同庶子出者不復宗此適焉故曰五世則遷繼之爲言後也後已主祭大傳小記但言繼禰者繼高祖者一舉小宗之始一舉其終然則繼別子之大宗祭及高祖不言可知矣然則士大夫祭及高祖經非無據矣又曰大宗繼別子百世不遷則

百世祭此別子此亦祭始祖之例

祭法大夫立三廟二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祖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注享嘗謂四時之祭大夫有祖考者亦鬼其百世不禘祫無主爾其無祖考者大夫適士鬼其顯考而已大夫祖考謂別子也凡鬼者薦而不祭王制曰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注止此 王制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大祖之廟而三鄭志祭法周禮王制所云或曰夏殷雜不合周制引見王制疏 五經異義歲禱于壇引見御覽是禱歲一舉也吕

是彼之則先儒謂大夫祭祀之制考祖曾有廟薦四時祭高祖及始祖歲一禱而高祖已上始祖已下四時薦之其非別子之子孫謂庶人起而爲大夫者則同適士依疏說則適士上鄭

注元無大夫二字有者爲別本甚是

祭法適士二廟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注適士上士顯考當爲皇考字之誤適士鬼其顯考依注則上士之考祖皆有廟薦四時祭曾祖歲一禱當亦四時薦高祖無禱而四時薦依記則高祖亦歲一禱也

祭法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去王考為鬼注官師中士下士官師鬼其皇考士喪禮設盥于祖廟門外注祖王父下士祖禰共廟記其二廟則饌于禰廟注士事祖禰上士異廟下士共廟以是攷之則先儒謂中士下士之考祖同廟禰四時祭曾祖則四時薦高祖則祭薦皆無也

祭法庶士庶人無廟死曰鬼注庶士府史之屬庶士以下鬼其考王考王制庶人祭于寢疏此祭謂薦物以是攷之則庶人之于祖考皆有四時之薦至高曾則無已

凡此皆鄭君之說也
周官經九兩五曰宗呂族得民左氏春秋晉執戎蠻子
赤與其五大夫以畀楚師于三戶司馬致邑立宗焉以
誘其遺民由斯言之則庶民亦有宗也
大戴記曾子曰無祿者稷饋稷饋者無尸無尸者厭也
春秋外傳祭典有之庶人有魚炙之薦籩豆脯醢則上
下共之又庶人食菜祀以魚王制庶人春薦韭夏薦麥
秋薦黍冬薦稻韭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雁曾子問
孔子曰有陰厭有陽厭曾子曰殤不祔祭何謂陰厭陽厭

厭孔子曰宗子爲殤而死庶子弗爲後也其吉祭特牲祭殤弗舉無肵俎無玄酒不告利成是謂陰厭凡殤與無後者祭于宗子之家當室之白尊于東房是謂陽厭則訓無祿者稷饋亦曰厭其同此與此則庶人之薦禮也祔子持手而食者不得立宗廟注謂農工食力也王制庶人祭于寢注適寢也喪服經齊衰不杖期章繼父同居傳夫死妻穉子幼子無大功之親與之適人而所適者亦無大功之親所適者以其貨財爲之築宮廟歲時使之祀焉妻不敢與焉若是則繼父之道也疏隨母

嫁得有廟者非必正廟但是鬼神所居曰廟若王制曰庶人祭于寢也此則庶人所薦之處也天子諸侯之鬼與于祫禘庶人之鬼薦于適寢已上下推之則鄭君謂士大夫之鬼薦而不祭亦大有據但所推限斷觔竊或焉記云大夫三廟二壇顯考祖考皆禱于壇去壇爲鬼是高祖之祔方爲鬼也注所推大夫有祖考鬼其百世者是已嘫破適士之顯考爲皇考官師已下鬼不及四親與立宗之濟不符恐未悉協

喪服小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立四廟庶子王亦

如之妨謂此據初王而言也如自諸侯升爲天子則原
有祖廟一親廟四大祖後高祖旆之廟皆毀則旣廢者
不舉故壇立四親廟也別爲其祖所出王立禰廟以諸侯載
有出王廟故亦升舉旣毀也初王崩則不祧初王之高祖爲六廟二
世王崩亦不祧初王之高祖爲七廟七廟備則祧如遷
至七世王崩則祧七世王之高祖而留初王爲祧宗八
世王崩則祧八世王之高祖而留二世王爲祧宗自是
以後王崩輒祧其高祖如自大夫以下升爲天子則七
世而祧大祖以初王爲大祖其初王以旆之毀主入禰

廟初王後二世王三世王爲祧宗已藏後王之毀主其
祖有功宗有德報禘皆不在七廟之中庶子王亦如之
者謂遠廟中興如光武昭烈之比別爲其四親立廟并
立其出王之廟其四親廟亦已次祧遷其毀主則藏之
禘廟知初王崩不祧初王之高祖者已周公制禮當成
王時成王時大王王季文王武王爲四親皆先王也而
周官經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又享先公則鷩冕
成王時有先公廟故知初王崩不祧初王之高祖也王
制祭法禮器荀子穀梁傳皆言七廟者咸據二祧而言

也

諸侯自附庸旨上皆立五廟知者王制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大祖之廟而五祭法諸侯立五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荀子有一國者事五世春秋莊三年紀季以酅入于齊公羊傳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是附庸亦五廟也天子大夫四命者也諸侯正卿亦同之大祖廟一禰廟一祖廟一曾祖廟一凡四廟而上事三世荀子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祭法大夫立三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是巳其顯考

無廟而三時薦于寢歲終則祭焉天子之適士諸侯之大夫則大祖廟一禰廟一祖廟一凡三廟上事二世苟子有三桑之地者事二世王制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大祖之廟而三祭法適士二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是巳其高曾則三時薦于寢歲終則祭曾于寢祭高于壇祭法顯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是也天子官師上士中士諸侯上士中士則大祖廟一禰廟一祭法官師一廟曰考廟士喪記其二廟則饌于禰廟是巳其王考無廟而四時祭于寢特牲饋食經兼明士祭王考于寢之禮

故曰孝孫某適其皇祖某子其高曾則四時薦于寢而無祭焉下士則大祖廟一王制曰士一廟士喪經設盥于祖廟門外是也禰亦無廟而四時祭于寢祖及高曾則四時薦于寢而無祭焉諸侯之去祖爲壇去壇爲墠者爲始封君爲別子之子孫者言之也喪服傳若公子之子孫有封爲國君者則世世祖是人也不祖公子此則諸侯之大祖必以始封之人明矣壇者所以祀始封君之父也墠者所以祀始封君之大祖也卽喪服傳所云公子者是已除五廟及壇墠之外則皆鬼矣故云去

墠爲鬼也大夫之祖考顯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名
爲爲大夫而非大宗者言之也大夫不奪宗諸侯奪宗見白虎通說
身非大宗則無祖考廟也身非高祖宗則無顯考廟
也若其宗爲士則如曾子問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之
禮若其宗無爵則爲壇祭之如祭法所云其三時之薦
宗子主之于其寢由此言之則記文雖參差而各有當
可以互通也諸侯奪宗者謂始君身雖支庶立四親廟
而主祭焉不使宗子主之也

五經異義公羊說卿大夫士非有土子民之君不得祫

言昭穆故無主大夫束帛依神士結茅爲叢謹案左氏春秋傳曰衞孔悝反祏于西圃祏石主也今山陽民俗祀有石主駁曰少牢饋食大夫祭禮也束帛依神特牲饋食士祭禮也結茅爲叢大夫已石爲主禮無明文孔悝之反祏有主祭其所出之君爲之主耳已上異議及駁引見通典

勛案大夫士之有無主舊有公羊左氏二說許君主左氏鄭君主公羊今攷士虞記桑主不文吉主皆刻而諡之引見何劭甫公羊注文二年陳已異義校之皆當作背今士虞記無之當是鄭君本所無也逸禮饋食設主引見魏收後魏書後魏元懌曰禮云重主道也士喪

禮亦設重則士有主明矣由斯觀之則許君說爲優勛于許鄭皆所服膺不敢偏袒但經記尤宜遵奉豈可已其逸而忽之乎

說文祏宗廟主也（主當作宔）周禮有郊宗石室一曰大夫已石爲主又宔宗廟宔祏五經異義古左氏春秋說古者先王日祭于祖考月薦于曾高時享及二祧歲禱于壇墠祏及郊宗石室（引見御覽）又春秋左氏傳曰徙主祏于周廟言宗廟有郊宗石室所已臧栗主也（亦引見御覽）勛案周禮郊祀后稷宗文王武王則郊謂后稷宗謂文王武王

也先公之祧主藏于后稷之廟後王之祧主藏于文武之廟則郊宗石室者目祧主也禘祫之事毀主皆與故因禘及郊宗石室左氏春秋莊十五年宗祏注宗廟中藏主石室昭十八年祝史徙主祏于周廟注祏廟主石函哀十六年反祏于西圃注祏藏主石函傳又曰得祏于橐中合己攷之則訓石函者爲是其曰石室亦函也若是宮室之室則不可徙又不可得之橐中且杜元凱一人之注不宜前後互異許君言宗廟主者己主爲宗廟主主藏于祏則祏亦爲宗廟主也此是正誼故削之

㝛其一曰云云者許君據左氏說存之耳

公羊傳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用栗者藏主也何劭甫注藏于廟室中常所當奉事也勛案室曰奧爲尊則主當置之于奧特牲饋食經祝筵几于室中東面少牢饋食經司宮筵于奧又皆于尸未入之㝛酌奠告饗蓋對主爲禮也已是知主之在奧矣續漢志大尉奉匱已告高廟藏于廟室西壁石室高主室之下漢舊儀已葬收主爲木函藏廟大室中西牆壁埳中（引見續漢志注）是漢藏主于室奧也漢去古未遠蓋依古爲制也楊倞荀子注云北

堂神主所在非古制不敢信

山海經嬰㠯桑封桑封者桑主也方其下而銳其上而中穿之加金傳言作神主而祭㠯金銀飾之白虎通諡所㠯有主者神無依據孝子㠯係心也主用木木有始終又與人相佀也蓋記之㠯爲題欲令可知也方尺或曰尺二寸㢊信穀梁傳注衞次仲云宗廟主皆用栗右主八寸左主八寸廣厚三寸若祭訖則內于西壁埳中去地一尺六寸右主謂父也左主謂母也穀梁疏引論衡禮入宗廟無所主意斬尺二寸之木名之曰主主心事之不

爲人像駁五經異誼主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皆刻諡于背通典引漢舊儀高帝崩作栗木主長八寸前方後圓圍一尺皇后主長七寸圍九寸在皇帝主右旁高皇帝主長九寸續漢志注引續漢志桑木主尺二寸不書諡勛案淮南子顧民生背方州抱圓天以是論之則主應前圓後方又題在背見于七處記逸文背方故可題刻以此知古制後方也舊儀所言前方後圓似叔孫通改古制而失其誼不可依用後代之主題面又沿漢制方前故耳廣厚三寸則方半周六

寸圓半周四寸五分（周三徑一麤率）合之凡一尺畸五分舊儀一尺者舉成數言之廣厚二寸七分則方半周五寸四分圓半周四寸畸五釐（亦周三徑一麤率）合之凡九寸四分半舊儀言九寸亦成數也舊儀言高皇帝圭長八寸文言長九寸者圭之植出跗八寸入跗一寸凡九寸蒋舉出跗之度後連入跗也皇后圭長七寸亦出跗度也連入跗一寸則八寸次仲所言左圭度連入跗言之也山經又有銳上之制亦當一寸若是則右圭之植通九寸出跗八寸去銳七寸左圭之植通八寸出跗七寸去銳六

寸男女会易之辨男易惪故明女会惪故闇女易物故七歲而齔二七而精通七七而天癸竭男会物故八歲而齔二八而精通八八而天癸竭男易體故皷女会體故化右主植通九寸左主八寸者所吕象惪右主出跗八寸左主七寸者所吕象物右主去銳七寸左主六寸者所吕象體則象有灋當是古制吕此知七八会易之度上下所同而長短吕辨等威者自當在跗矣尺二寸者圭之凡高也除跗上九寸則跗下三寸爲足此天子之度也諸侯長一尺除跗九寸則跗下一寸爲足也人

臣又降焉則無足也大夫當無足而刻之以象足士則畫之以金銀飾者人君之飾也人臣當以丹桼圭狀正方及方一尺或曰尺二寸者跗之方也方尺二寸者長尺二寸者之跗也方尺者長尺之跗也若是則長九寸者亦方九寸也穿中央者于跗之正中爲穿以受植也達四方者跗⿰𠂉㫃爲四足使前後達左右達若明堂之達矣九分其跗四⿰𠂉㫃爲四足焉

少牢饋食禮以某妃配某氏注某妃某妻也合食爲配某氏若言姜氏子氏也勛案鄭君云某妻者謂元妃繼

室也言某妻明其兼配若定用元妃一人配則當直云
呂元妃配宋張子謂祔祭只合一人祔需祔呂首妻繼
室別爲一所可也程子謂凡配用正妻一人或奉祀之
人是再娶所生卽呂所生配朱子依唐會要凡爲適母
無先後皆當竝祔合祭三說互異今呂鄭君詮定之朱
子爲長程子之說雖可彊通于經嘫舍元妃而配繼室
于理難安晉武元楊皇后爲元妃悼楊皇后爲繼室虞
潭議悼后配食武帝于時从之見晉書后妃傳是元妃繼室皆
配也甚合于經義

身爲宗子妻先歿子三年喪戰妻之主當祔于祖廟而子主其祭何㠯知之喪服小記其妻爲大夫而卒而後其夫不爲大夫而祔于其妻則不易牲注此謂始來仕無廟者若妻歿即得入廟而睪祖則不凥始來仕無廟者有夫祔于妻之禮也故知妻仍祔于祖也宋武帝時無大祖廟而廟武敬臧皇后于七廟中不祔祖姑失禮意矣知子主其祭者春秋傳晉大子申生祭齊姜于曲沃易震爲長子其傳曰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也故知子主其祭也㠯是推之則宗子之適子亦孫三

奉喪戰其主祔宗子之禰廟而孫主其祭也及宗子死則皆入廟而上毀高曾矣喪服小記爲父母妻長子禪勛案此據當室者一人爲言也禪者祭名一喪止宜一禪且必有主爲父母禪則己爲主爲妻禪則長子爲主爲長子禪則適孫爲主同宮之内舍是無禪者矣當室之衆子及衆婦死則衆子之子不得爲其父母禪當室之長婦死長子之子亦不得爲母禪祖在厭故耳當室之妻死妻子亦不得爲其母禪父在厭故耳記又言庶子在父之室則不得爲其母禪明此義也亦可見庶

子不在父室則得爲其母禫矣以是推之則衆子出父
室其子亦得爲父禫矣記又曰宗子母在爲妻禫蓋衆
子有出室之理出室即爲當室雖父在竝得爲妻長子
禫長子則無出室之理（命士以上父子異宮非出室之謂也）故父在不得
爲妻長子禫惟父卒母存則可爲妻禫矣衆子與長子
同居雖父母皆沒衆子之子仍不得爲其父母禫衆子
皆不得爲妻長子禫以一室無二尊也何以知衆子出
室而長子不出室也以庶人論則一家口數已盈自應
分居受田適子承己之重不當分而庶子可分也以士

大夫論支庶才惪可任自應出宦爲別子爲分子而適子則承父業食舊惪不當分也庶子不在父室則是已築宮廟旣有宮可㠯禫自有廟可㠯祭若是則妾子及眾子之子雖父祖在並可于其廟寢祭其父母也若未有宮廟（未出室則無宮廟）當于廟下室祭之何㠯知之雜記主妾之喪則自祔（句絕）至于練祥皆使其子主之其殯祭不于正室妾母父在旣不得禫喪祭又不得于正室則吉祭必不得在廟正室明矣知妾母必祭者喪服小記妾母不世祭故知其祭也妾旣如此眾子亦當从其比矣

何以知衆子不祭于廟之正室以一廟惟一人主之故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支庶不得主之所以明一廟之無二人主也若復使衆子之子祀衆子于廟之正室是衆人主一廟也何以知衆子不如殤與無後者之比宗子主其祭也以衆子既有子其子自宜盡其誠敬若如殤與無後者比是子不得私其父也且記云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則有後者不祔食可知矣

曾子問曾子問曰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可以祭乎孔子曰祭哉請問其祭如之何孔子曰望墓而

爲壇以時祭若宗子死告于墓而後祭于家宗子死稱名不稱孝身沒而已子游之徒有庶子祭者以此若義也今之祭者不首其義故誣于祭也勛謂自告于墓而後祭于家已上孔子荅曾子宗子在他國庶子祭之禮已下則孔子廣言庶子得祭之事也蓋宗子死宗已遞遷而遷于上之祖于庶子爲父母則亦祭之稱名不稱孝及已之身沒則不祭已

宗子有故有疾或秊幼或出在宅國皆當有攝之者曲禮支子不祭祭必告于宗子注宗子有故當攝而祭者

也五宗皆然疏若宗子有疾不堪當祭則庶子代攝可
也此有故有疾而攝者也曾子問若宗子有罪居于他
國庶子爲大夫其祭也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
事其辭于賓曰宗兄宗弟宗子在他國使某辭又宗子
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可以祭乎孔子曰祭哉此
在它國而攝者也惟年幼之攝不見經記喪大記子幼
則以衰抱之人爲之拜是喪有攝主也祭亦宜同之凡
子幼母在則母主之曲禮曰夫曰皇辟妻祭夫之辭也
父在則父主之記曰婦之喪卒哭其夫若子主之是夫

可祭妻也記文曰生曰妻死曰嬪亦夫祭妻之例曲禮言夫不祭妻者主子長者言之子長堪主祭矣而已仍主之則非禮也其父母俱沒則使宗人攝之士已子弟爲隸則宗人亦兄弟也

春秋外傳公父文伯之母敬姜者季康子之從祖叔母也祭悼子康子與焉酢不受徹俎不宴宗不具不繹繹不盡飫則退孔子聞之曰男女之別禮之大經公父氏之婦動中禮趣度于禮矣注悼子穆伯之父敬姜先舅也世本悼子生穆伯靖及平子意如意如生桓子斯斯

生康子肥檀弓疏引敬姜于康子爲從祖祖母言從祖叔母

者古人偁如是穆伯悼子之長子康子之宗也故穆伯

祭悼子穆伯卒文伯當祭悼子當時文伯尙幼故敬姜

祭之也孔子美敬姜爲度于禮矣可知子幼母主祭也

若主祭非禮則其大者已失又何美焉或吕傳所言乃

文伯祭悼子而敬姜主內事也其說非是舅沒則姑老

黨使文伯主祭則文伯之妻宜主內事何吕言敬姜酢

不受也又按康子爲悼子之曾孫不主祭而敬姜主祭

可見古人之重宗又疑此祭內事敬姜主之外事仍是

宗人攝也

立後者有二喪服傳曰爲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大宗者收族者也不可以絕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也此其一也雜記士之子爲大夫則其父母弗能主也使其子主之無子則爲之置後此其二也皆必立後者也喪服小記爲慈母後者爲庶母可也爲祖庶母可也妾母尙立後則小宗及支庶宜亦立後但不必立後也可以立亦可以不立何劭甫言小宗無後當絕者謂無可立則絕之耳曾子問宗子爲殤而死庶子弗爲後也注殤無爲人父之

道則必不立後者惟殤也所取爲後者必從子及從祖昆弟之子何㠯知之喪服傳何如而可爲之後同宗則可爲之後高誘注呂氏春秋㠯宗爲曾祖季夏紀三孔甲皐之父發之祖桀之宗是其事矣高曾之親一也則高祖亦可名宗同宗謂同高祖也若同大宗則大疏遠石渠禮論大宗無後族無庶子己有一適子當絕父㠯後大宗不戴聖曰大宗不可絕言適子不爲後者不得先庶耳族無庶子則當絕父㠯後大宗聞人通漢曰大宗有絕子不絕父宣帝制曰聖議是也勛案大宗不可

絕適子不得後大宗兩語皆出子夏依聖議則彈適子不得後大宗之語依通漢議則乖大宗不可絕之誼是已兩持而難決而兩者皆生人之大經當權衡其平方可論也大宗不可絕者謂一族之中必有大宗非謂身經爲大宗即不可絕也如身經爲大宗即不可絕則紂及武庚皆經爲大宗主天下國家武庚沒後周公不立商之旁支與武庚昭穆當者已後武庚而更立微子周公者禮之所自出也微子者周公相成王之所立也是足已徵矣或曰紂與武庚皆有辠有辠者可絕而無辠

者不可絕也曾子問宗子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可以祭乎孔子曰祭哉請問其祭如之何孔子曰望墓而爲壇以時祭若宗子死告于墓而後祭于家是宗子死于它國庶子儼然爲宗主祭于家不別求族中之子以後宗子是宗子無辠而亦絕也曾子問宗子爲殤而死庶子弗爲後也殤雖年幼亦身經爲宗子而不爲立後又一大宗絕之事也假宗子無後族中兄弟皆無子而宗子之弟在是必依兄終弟及之誼而立弟爲宗子矣則其兄亦身經爲宗子而絕也又豈有辠邪曰此揆之

則大宗有絕通漢之言信而有徵子自絕父經記無文聖議恐非也但其事有兩盡者如宗子亦無後無可立則無後宗子之弟在則立之此兄終弟及之說也兄入禰廟父入祖廟祖入曾祖廟曾祖入高祖廟別爲其高祖立廟記曰庶子王立四廟謂四親廟也亦其左驗矣春秋四傳論逆祀事皆足㠯證兄入禰廟父入祖廟也如宗子亦無後亦謂無子可立己無兄弟而叔父在則必立之此亦兄終弟及之變說也若是則兄子入禰廟兄入祖廟父入曾祖廟祖入高祖廟別立曾祖廟其高祖廟則兄子時

已毁不復立矣自此推而上之從祖父族曾祖父一也此皆有國者之禮也大夫以下則兄祔祖兄子祔禰如宗子死無後族無兄弟可立叔父已沒子惟一人則亦立之是亦兄終弟及之變語也若是則新死之宗子入禰廟宗子之父入祖廟祖入曾祖廟卽己祖也曾祖入高祖廟亦別立高祖廟而己父先有別廟己當奉之己死則己入禰廟而父常在別廟親盡則祧祫禘不與焉如是則兩盡矣凡爲後者所以濟人倫之窮也有四說焉一則昭穆必當公羊傳仲嬰齊之事是昭穆不當也

二則年必相當使若父子然故殤無人父之道則不置後也三則必身爲支子爲人後者爲之子也已承父重遽可舍而父人乎支庶則輕矣若一子則尤不可爲人後何則自絕其父也或曰絕大宗則絕祖絕祖重而絕父輕此語不然一子而後人是其父斬焉矣不後大宗是廢絕其伯父而未絕其祖也以伯父與父校則父親而伯父疏伯父無子是天窮之也父有子而自絕之是人窮之也天窮猶可以少慰人窮何以自安故知其說非也四則必有服之兄弟子皆人滅鄫之譏則異姓也同姓大疏遠亦不可四

者一有不合則不可爲後也不可爲後則立後之濟窮矣立後之濟窮而大宗不可絕則惟逸其宗而已即兄終弟及之說也兄終弟及議禮者不以爲非而大人世及亦見經記故可依用之也

通典魏劉德問爲人後者支子可也長子不以爲後同宗無支子惟有長子長子不後人則大宗絕後則違禮如之何田瓊答曰以長子後大宗則成宗子禮諸父無後祭于宗家後以其庶子還承其父齊書江斅傳宋明帝敕斅出繼從叔愻爲從祖淳後王儉啟江忠簡胤嗣

所寄唯數一人傷無眷屬數宜還本若不欲江愻絕後可以數小兒繼愻爲後尚書參議謂開世立後禮無其文荀顗無子立孫墜禮之始何琦又立此論義無所據于是數還本勛案開世立後論發于田瓊事成于荀顗晉元帝亦依此準勛竊以爲未安蓋開世則無父于昭穆世係皆所不便尋田瓊初發此論元以通適子不後人大宗不絕之說而大宗不絕已別有解則此論亦可竟廢

喪服小記有爲祖庶母後事似與田瓊開世立後相準

但爲祖庶母後者使一孫承妾之後與其喪祭而此孫仍父其父卽其父母沒亦當服之三年不得降同從子則于昭穆世係皆便與此不同也

喪服小記疏賀瑒云雖有子道服于慈庶母三年而猶爲己母不異異于後大宗而降本也依賀氏此旨則爲慈母後爲庶母後者不降其本生母則爲祖庶母後者亦不降其本生祖母也但爲慈母後爲庶母後者喪其所後母如母又喪其所生母不降又必喪其君母是一人而三母也恐賀氏此論亦未淡得禮意

儀禮士冠禮記死而謚今也古者生無爵死無謚注今謂周衰記之時也古謂殷殷士生不爲爵死不爲謚周制以士爲爵死猶不爲謚耳下大夫也今記之時士死則謚之非也謚之由魯莊公始也周官經大史小喪賜謚小史大夫之喪賜謚讀誄江子屛曰皆謚之出于朝者也據此則謚之出于朝者不下于士也士虞記逸文吉主背刻而謚之豈私謚與若𠯪則私謚之濫與制禮同冠故記舉吕爲濫也若士不宜有謚則記者當云背刻而字之或曰記時士已有賜謚故云𠯪也若介則記

亦不宜舉失禮已示後人

曲禮措之廟立之主曰帝史記記商人之王皆冠帝于號如云帝大甲帝大戊是已周人之謚卽商人之號國策云先帝昭王是亦冠帝于謚周人于鬼神多加皇偁如皇祖皇考皇妣皇辟皇尸皇天之類不一而足古者主背之刻不書考祖曾高緣世代遞遷刻一定不改也由曲禮之言推之主上之刻宜云帝文王帝武王若依皇祖之例加皇于帝則成皇帝文王皇帝武王巳此卽周官經所云鬼號也五等之侯臣下皆偁之曰公先世

曰先公春秋傳先王先公七姓十三國之祖是巳大夫
臣下偁之曰主先世曰先主春秋傳先主與吳王有舊
是巳子則男子之通偁士偁子特牲饋食經曰適其皇
祖某子春秋及戰國時箸述者皆偁子不盡有爵者也
先世曰先子孟子吾先子之所畏是巳已是言之則先
帝先公先主先子例一也帝既僭主則公主子之號悉
可僭于主如是則五等當曰皇公某公皇公某侯皇公
某伯伯子男一也子男亦可上偁某伯大夫當曰皇主
某子或曰皇主某伯某仲某叔某季某孟無謚則偁字

曰皇主伯某甫孟仲叔季惟所當士當曰皇子伯某甫
孟仲叔季惟所當有諡則併諡曰皇子某子天問伯林
雉經王逸注伯長也林君也謂晉大子申生伯林之併
當卽主背所刻蓋曰伯林恭子也無諡則曰伯林某甫
五經異誼禮戴說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
又匡衡說支庶不敢薦其禰下士諸侯不敢專祖于王
古春秋左氏說天子之子以上德爲諸侯者得祖所自
出魯以周公之故立文王廟左傳宋祖帝乙鄭祖厲王
猶上祖也又云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其有先君

之主者公子爲大夫所食采地亦自立所出公廟其立
先公廟準禮公子得祖先君（祖當作禰字之誤也）公孫不得祖諸
侯謹案周公以上德封于魯得郊天兼用四代禮樂知
亦得祖天子諸侯有德祖天子者知大夫亦得祖諸侯
（郊特牲疏引鄭無駁與許同也）大傳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大宗而無
小宗者有無宗而亦莫之宗者公子是也鄭君注公子
有此三事也公子謂先君之子今君之昆弟又公子有
宗道公子之公爲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適
者公子之宗道也鄭君注公子不得宗君君命適昆弟

爲之宗使之宗之是公子之宗道也所宗者適則如大
宗死則爲之齊衰九月其母則小君也爲其妻齊衰三
月無適而宗庶則如小宗死爲之大功九月其母妻無
服公子唯己而已則無所宗亦莫之宗　國朝毛大可
奇齡曰魯立文王廟于其國謂之宗國三桓立桓公廟
于其家謂之宗卿又曰諸侯不敢祖天子而父天子大
夫不敢祖諸侯而父諸侯故別子自爲祖而祀其所出
王之父已爲大宗于是立宗廟于其國如魯祀文王鄭
祀厲王皆名出王而爲文王厲王別立一廟名出王廟

猶之魯季氏祀桓公于其家名曰三家之堂見辨定大禮議其大

小宗通釋多不可从勛謂大可此議可上通于許鄭二君之說王

公之弟不敢宗王公別立母弟爲宗如大宗無母弟立

庶弟則如小宗此鄭君大傳注之說也立爲宗者則立

出王廟而兄弟其事之爲宗國立出公廟而兄弟共事

之爲宗卿亦曰宗邑此可通于匡衡下土諸侯不敢專祖于

王之說不敢專祖者謂不一人祖也諸侯不敢祖天子

而父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而父諸侯可通許君所準

之禮公子得祖先君公孫不得祖諸侯但許君依左氏

謂立出王廟繇于上惪而大可謂緣立宗似有異其實一也蓋有德者命之爲公卿爲宗本一事也大可又曰據左傳穀梁注謂季友是莊公母弟叔牙是慶父母弟故當時三家皆宗季氏勛謂武王竝建母弟初㠯管叔爲宗逸周書惟十三祀王在管管蔡開宗循是已蔡字當作叔管叔誅後無子更㠯周公爲宗孟子滕謂魯爲宗國是已郊特牲言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者言諸侯不敢㠯天子爲太祖大夫不敢㠯諸侯爲大祖也若二王後及三恪則諸侯㠯天子爲大祖矣喪服傳

言公子不得禰先君公孫不得祖諸侯者謂公子不得已先君入祖禰廟也宋祖帝乙則據宋未爲商後言之故與鄭祖厲王同一比也鄭桓公爲宣王母弟微子亦紂母兄故皆爲宗國

晉鍾雅奏曰景皇帝自已功應爲世宗不已伯祖而登廟亦宜除伯祖之文元帝詔曰偁伯祖不安如所奏溫嶠議曰其非子者可直言皇帝敢告于某皇帝元帝从嶠議勛謂嶠此議可爲古今通準周制于生王宜偁孝嗣王準諸侯遷廟偁孝嗣侯之例于先王宜依主晉所

刻曰皇帝某王先王或伯祖伯考兄弟兄子皆非已屬
之親在廟故不偁其屬帝之言君也已君代屬者實緣
已君之尊在廟也
五經異誼春秋公羊說未踰年君有子則書葬立廟無
子則不書葬恩無所錄也左氏說臣之奉君悉心盡恩
不得緣君父有子則爲立廟無子則廢也謹案禮云臣
不殤君子不殤父君無子而不爲立廟是背誼棄禮辠
之大者也駁曰未踰年君者魯子般子惡是也皆不偁
公書卒弗謚不成于君也廟者當序昭穆不成于君則

何廟之立凡無廟者爲壇祭之近漢諸幼少之帝倘皆不廟祭而祭于陵云皐之重者此何故不皐殤者十九尚下未踰年之君未必未冠引殤欲以何明也通典引則謂公羊左氏之說許鄭二君之論皆是也未踰年君有子書葬立廟者如明光宗貞皇帝是已豈可不爲之立廟乎此公羊說是也無子不書葬恩無所錄者鄭君所云子般子惡是已是當从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之例鄭君所引漢三帝亦其比也此則鄭君之說是也許君所引臣不殤君如魯閔公是已閔公立已踰年而薨時

尚未冠無子薨後亦廟于昭穆此則左氏說及許君之說是也但許君之議非爲未踰年而發故引及殤事子不殤父亦已明君也後君入先君于禰廟故可比于父子不嫌冠不爲殤冠而後娶安有殤父也哉助此論非爲許鄭二君公羊左氏二家作調人但事理有各當不忍先儒之說互相掎蝕也

喪服小記諸侯不得祔于天子又士大夫不得祔于諸侯雜記士不附于大夫成人尚不祔則殤與無後亦不從祖祔食明矣祭法王下祭殤五適子適孫適曾孫適

玄孫適來孫是王子孫惟適殤從祖祔食也無後者應
亦同殤晉愍懷大子哀大孫沖大孫殤大孫號陰室四
殤在大廟中蓋準禮爲之也諸侯下祭三適元孫適來
孫之殤不祔于祖也大夫下祭二適曾孫不祔于祖也
適士及庶人祭子而止則適孫之殤不祔于祖也不祔
于祖則無所祭若適而無後則無限斷皆祔于廟也鄭
君祭法注云王子公子祭其適殤于其黨之廟大夫已
下庶子祭其適殤于宗子之家勛案此言身爲支庶而
當室者若在父室已雖有爵而已之適子殤于父爲適

孫則不祭也鄭君又曰凡庶殤不祭此上下通制也曾子問疏庾云祭殤不知何時當止未有聞焉勛案晉徐邈議大子小孫除室四主儲嗣之重升祔皇祖所配之廟世遠應毀然後從食之孫與之俱毀此議宜可為古今通準

五經異誼禮公子得祖先君公孫不得祖諸侯王制疏凡始封之君謂王之子弟封為諸侯為後世之大祖當此君之身不立出王之廟則全無廟也由是論之則凡王子出封得立出王廟公子出都得立出公廟其為宗

國宗邑者世世不毀其凡國凡邑子立而孫毀禮公子得祖先君公孫不得祖諸侯正謂此也出王廟不在五廟中出公廟亦不在三廟中也或曰當爲壇墠皆祭之而不立廟也

王制疏引左氏春秋昭七年傳云余敢忘高圉亞圉注周人不毀其廟報祭之江子屛曰杜預無此注是賈服注也高圉亞圉先公也親盡之後尙不毀其廟而賈始翦商之大王奄有四方之王季功懋茂盛而反毀其廟乎亦必特立一廟也凡此當祧之主不藏于二祧之中

別立廟以祀之亦世世不毀不月祭之而已五經異誼齊詩說丞相匡衡以爲殷中宗周成宣皆以時毀古文尚書說經稱中宗明其廟宗而不毀謹案春秋傳公羊御史大夫貢禹說王者宗有德廟不毀宗而復毀非尊德之誼詩烈祖疏引鄭君从而不駁江子屏曰據劉歆說宗不在數中則殷之三宗必于六廟之外特立三宗之廟矣以此推之則周之成康刑錯宣王中興其功德與殷三宗可以媲美此三君者當迭毀之後亦必立廟以祀之子屏此議似可从如此則天子七廟外別廟一即出王廟

宗廟二謂祖有功宗有悳者報廟三高圉亞圉報廟也列女傳亶王為世宗宗廟也其大王王季从報廟成王康王宜从宗廟庶子王之親廟又狂其外也諸侯五廟之外出王廟一庶子公之親廟二魯呂伯禽為大祖是王孫就封也而立周公廟則王孫就封者得立王子廟三也呂是推之則公子之子孫有封為國君者亦當特為公子立廟也

左傳襄十一年傳臧武仲曰紇不佞失守宗祧注遠祖廟為祧勛案祭法注大夫有祖考者鬼其百世凡鬼者薦而不祭若是則大夫高祖呂上大祖呂下皆當薦也

大夫有主說見上其藏于大祖廟故名祧與嘫此謂有士之大夫也其士庶人高祖已上之主當䙴之也大夫祧廟所藏之主亦必生經爲大夫者其未爲大夫者亦當䙴也